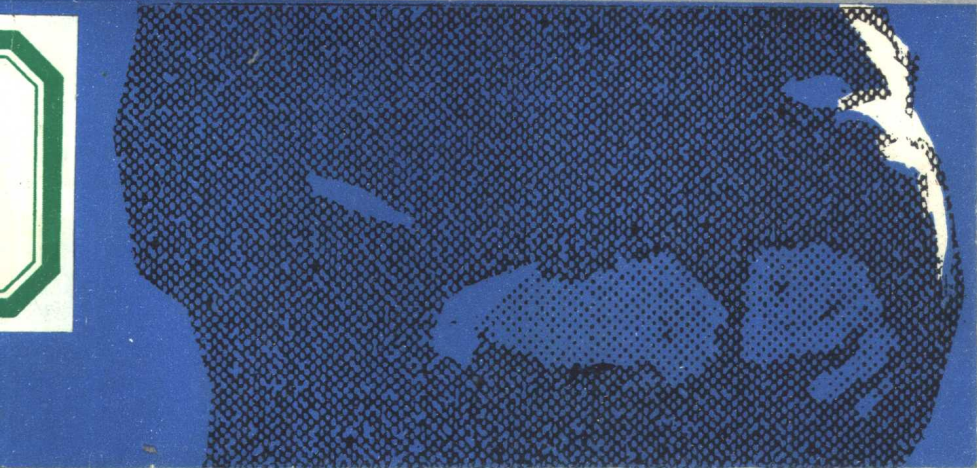




XIE JIAN

JIN LING

血 濺 金 陵



XUE JIAN JIN LING



关 山 赵 云 声

血 溅 金 陵

内 容 提 要

《血溅金陵》是一部纪实体小说。作者怀着敬佩、惋惜的心情记述了一九三五年爱国志士孙凤鸣刺杀大汉奸汪精卫的始末，愤怒地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投降卖国的罪行以及蒋汪之间争斗的内幕，痛斥国民党特务惨无人道地迫害爱国人士的丑恶行径。

作品向我们披露了新的史料，比较深刻真实地反映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和社会现实，情节曲折、语言朴实，是一部发人深省的作品。

血 溅 金 陵

关山 赵云声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3.25印张 2插图 63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500

书号 10331·245 定价 0.65 元

目 录

引子：“仇敌”相见·····	(1)
一、五步流血·····	(4)
二、酷刑逼供·····	(12)
三、陈璧君怒斥蒋介石·····	(22)
四、危楼起事·····	(32)
五、怡和轮上·····	(45)
六、奇怪的“少将”·····	(56)
七、崔正瑶被捕·····	(63)
八、魔窟里的审讯·····	(71)
九、戴笠的“厉敌”·····	(82)
十、蒋介石的“奏礼”·····	(90)
尾声 又一次刺汪·····	(97)

引子：“仇敌”相见

人类创造了历史，而历史也常常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机缘。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辆急驰的上海牌轿车“嘎”地一声停止在北京华侨饭店的门前。车门打开，走出一位衣着整肃的老人。他中等身材，戴着一副玳瑁眼镜，虽年逾古稀，但两目仍是炯炯有神。特别是他那挺直的腰身，矫健的步履，使人一看便知道这是位训练有素、练过武功之人，他是谁呢？他就是近年来蜚声中外的沈醉先生。

今天，他怀着一种异样的心情，跳下汽车后快步向饭店大厅走去。

那里，在捷克式黑沙发上坐着的是一位年约八旬的长者，他身材不高，面容清癯。当引导他的中年人以目示意之后，沈醉便疾步上前，对着这位老者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伸出双手问候道：“华老，您好！”

那位被称作“华老”的，赶忙站起身来，微笑着说：“久仰大名已数十年耳，今日才得以相见……。”

沈醉脸色一红，面带歉疚地回答：“想起几十年前的事，实在对不住您！……”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华老打断了对方的话，亲切地拉着沈醉的手，共同坐在沙发上。

这位被称作华老的人是何许人？为何沈醉对他如此歉疚呢？

原来这位华老，即是当年风靡南京、上海的神秘人物华克之。他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任南京学联理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为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执行者，亦是震惊寰宇的一九三五年刺杀汪精卫案的主持人。当年，在国民党军统局任上海特别行动组组长组的沈醉，曾奉戴笠之命，四处跟踪追捕，但华克之神出鬼没，使沈醉处处扑空。后来，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大为震怒，责令军、警、宪、特一齐出动。在海内外悬赏通缉，可几十年过去，不仅始终未见到本人，最后竟连“华克之”这个名字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以沈醉今天坐在华克之的身旁，除了好奇和悔罪之外，他还油然而升起一种崇敬之情。据朋友介绍，华克之于一九三七年躲过军统的追捕之后，秘密地进入延安，投入了人民革命的洪流，次年经廖承志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多次变换姓名。驰骋在无形的战场上，为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情报，建立了传奇性的功勋。他曾经神出鬼没地从上海日军仓库中转运出五大卡车的军火；从蒋介石手里窃走了岗村宁茨大将移交的特别军用地图；在国民党警特的重重包围中向刘善本夫人通报，刘善本驾驶飞机起义平安到达延安的消息，成功地在上海设置了联

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的电台。

而这一切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竟都发生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密集的首府南京，也发生在蒋介石、戴笠的眼皮底下，作为军统头目的沈醉，至今听来仍不能不大为惊讶。

“我们今天既已成了朋友，就不必客气了。”华克之笑着说：“您这些年出版的书籍，我拜读过一部分，这对我颇有启发。目前，我也正在撰写回忆录，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一生经历可谓不少，把许多重要的事情真实地写下来，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讲都会有用处的。”

“是的”，沈醉从书包里取出两本书呈递到华老的面前，“送上两本拙著，请赐教。在书里，我谈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刺汪一案，但因孤陋寡闻，多有谬误，而此事只有您才最有发言权……。”

笔者得知上述消息后，怀着浓厚的兴趣分别走访了华克之、沈醉和另一当事人卢庆麒，并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查阅了有关报刊档案资料，然后依照小说的结构略事加工，演绎成了这篇记实体的小说，现将它呈现于读者面前。

一、五步流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凌晨的南京，依旧和往日一样，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秦淮河畔稀稀拉拉的几盏路灯，在蒙蒙的晨雾中等待着黑夜和白昼的交接……。

突地一下，一幢别墅式的小楼上亮起了灯光。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这时悄悄地走下床铺，进了盥洗间。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在床上伸了个懒腰，使劲睁了睁惺忪的睡眼。昨晚因系蒋介石四十九岁生日，从各地赶来南京开会的各位中央委员，都闻风而动，前往祝贺，陈璧君也就凑趣似的陪宋美龄等玩了几圈麻将，待她从蒋府返回时已是下半夜了，她现在只觉得仿佛刚刚睡下似的。她看了看手表，将近五点半，她本想再睡一会儿，忽听盥洗间里传出哗哗的洗脸声。她循声望去，透过门缝的灯光，只见汪精卫正对着镜子在试穿那套白色的西服……”

“别穿那件！”

汪精卫被陈璧君这突然一喊吓了一跳，他连忙从盥洗间里走出来，扭亮了寝室的顶灯，打着笑脸道：“你也醒了！何不多睡一会儿？”

陈璧君没有答话，走到大衣柜前取出了一套笔挺的黑色

中山装：“喏，今天你应该穿这身？这是我前些日子专门为你订做的……”

汪精卫望着这黑色的中山服，有些迟疑，因为汪精卫平时最喜欢穿白色西服。他虽已经五十二岁了，但由于他人长得白净漂亮，穿上这身白色的西服后显得格外地风度翩翩，俊逸潇洒。所以，今天当夫人执意让他穿黑色中山装时，他颇有些大惑不解，但出于他一向惧内，直呆呆地站在那里半天没有言语。

陈璧君看出了他的疑惑，便缓步走过去，一边帮他穿着上衣，一边说：“今天不同往日，你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主持者，你要带领全体中委去中山陵谒陵的，所以你一定要穿中山装，而且必须是黑色的。”她帮汪精卫系好了纽扣又接着说：“我猜想蒋介石准还是那两套衣服，不是长袍大褂就是那身戎装，到时候，在中山陵前一站，让中委们瞧瞧你这‘总理遗嘱’的起草人就是胜他蒋介石一筹！”

衣服穿好了，陈璧君又拉他到穿衣镜前。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照了一遍，就如同在欣赏自己亲手制作的艺术珍品一样。然后，她冲汪精卫莞尔一笑：“四哥，怎么样？”

陈璧君在家里，历来不称呼汪精卫的字号“兆铭”，而是一向以“四哥”相称，这大约是为了表示亲昵吧！汪精卫望着她，轻轻地点了点头，脸上渐渐地露出了笑意，心想朋友们常常讥笑我惧内，其实他们哪里知道陈璧君的确有过人的才智呀！

“当当当”，钟敲六下，汪精卫看了看手表，从写字台

上拿起了皮包……

待汪精卫驱车来到湖南路的中央党部时，天已大亮。

他走下汽车，朝两旁全副武装的卫士点了点头，信步朝院中走去。今天，由于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将在这里召开，所以礼堂内外全都整饰一新。

大礼堂上横眉悬挂的是“自强不息”四个大字，旁边上联是“集思广益”，下联是“坐言起行”，二门的横额是“团结奋斗”，两边对联则分别为“贡献能力”和“牺牲自由”。看到这里，汪精卫轻轻地摇了摇头。

原来这次大会的对外宣传，都是以“团结”作为旗帜。自从一九三〇年蒋阎冯中原大战之后，这回是各路诸侯的首次聚会，阎锡山、张学良、孙科、林森等均已到京，久居泰山的冯玉祥也已答应下山赴会。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中央也已派人前去说服。对外真可谓是冠盖云集，济济一堂！但汪精卫自己心中明白，国民党上层统治阶层内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绝不可能由此而停歇的，不要说那些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就是我和蒋介石这两个中央主持人之间……

“哼——！”一声咳嗽，打断了汪精卫的思绪。他转过身去，只见蒋介石正朝他这面走来，他连忙迎了过去，抢先打了招呼：“蒋先生早！”

“兆铭兄早来一步了？”蒋介石不待对方答话，迳自接言道，“昨天小弟生日，蒙兄嫂前来庆贺，介石感念不已。”

“蒋先生何必如此客气！”汪精卫知道蒋介石到这里来找他，其中必有缘故，便这样不露声色地应了一句。这时，他

抬眼望了一下蒋介石的装束，不出陈璧君所料，蒋介石果然依旧是那套灰色的长袍马褂，头上戴顶礼帽，手里拿着他那根惯常在握的文明棍。

“兆铭兄，你看冯玉祥还没到南京……”蒋介石讲了半句，便打住了。他拿眼睛怔怔地盯视着汪精卫。汪精卫忍不住了，只好补充一句：“是不是以我的名义，再电催冯玉祥一下？”

“嗯，也好，也好，嗯。”蒋介石点了点头。他终于开口了，“阎锡山、龙云，也希望你一并代转介石诚意，以期这次会议圆满成功。”

“蒋先生尽管放心！不过‘五全’大会的‘中委’名单……”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不日就将召开，此次四届六中全会即是为“五全”做的准备，到时候争夺的焦点当是中央委员的分配问题，所以这时汪精卫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交换的代价。

蒋介石没等汪精卫说完，就拉着他的手，痛快地表示：“兆铭兄，你提名单好了，到时兄弟敢不照办！”

汪兆铭吃了这颗定心丸，便兴冲冲地走进会议厅，抓起电话指示他的心腹曾仲鸣，立即以他的名义给冯玉祥拍发电报。

这时，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伦踉踉跄跄地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去紫金山的时间已经到了，中委们都在礼堂前等候委员长和汪院长……。”

蒋介石用鼻子“嗯”了一下，便转身走了出来。叶楚伦

三步两脚地正要跟着去时，蒋介石忽然停住了脚步：“你就留在中央党部好了，仔细检查一下，嗯……绝不许会议期间发生意外。嗯？”

叶楚伦连忙点头称是，目送着蒋介石和汪精卫渐渐远去。

且说蒋介石、汪精卫他们从紫金山谒陵回来之后，九点正准时在中央党部举行了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一向以善于演讲而著称的汪精卫，得意地做了二十分钟的报告后，便率领人们来到大礼堂前，准备进行仪式的下一个项目——摄影留念。

大礼堂外，阳光明媚，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们面对着高大塔松前面的摄影机，迅速地站成了一个半圆形。大家已经站好半天了，可迟迟还不见蒋介石下来。开头，人们还交头接耳的谈谈，渐渐地人们便有些不耐烦了。汪精卫望了望中间的空座，示意曾仲鸣上去请一下。稍顷，曾仲鸣跑回来说：“蒋委员长不来了！”站在前排的阎锡山一听这话，用鼻子“哼”了一声，他转脸望着汪精卫，意思是说：“这卖的是什么狗皮膏药？”

各中委们都面面相觑，汪精卫一见这情景，只好从队中走出来亲自去请。到了楼上，只见蒋介石正斜靠在走廊沙发上闭目养神。汪精卫压着火气，屈身向前：“蒋先生，该去摄影了。”

“怎么，还没照哇？”蒋介石慢慢睁开眼皮，沉吟了片刻：“嗯，兆铭兄，我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

汪精卫心想，刚刚去中山陵时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便

不舒服起来？汪精卫面有难色地说：“各位中委已停立许久了，大家都在专候蒋先生。”

“不要等我了！这次摄影就由你全权……嗯？”蒋介石手一挥，虽然话未说完，但汪精卫也已明了了。汪精卫本欲发泄几句，但在几次蒋汪较量中，已经被蒋介石慑服了的汪精卫终于把嘴边的话忍了下去。他一边下楼，一边暗暗地想，这种历史性的纪念，蒋介石他不去更好，这反倒让我汪精卫独占鳌头！

汪精卫在当时，素有美男子之称，是很会照相的。他走到第一排正中站好后，下意识地用手拢了拢头发，摆出了个又自然又潇洒的姿态。老式的镁光灯一闪，就算留下了这“历史性的纪念”。

汪精卫对此颇为满意。照完相，议程是接着开全体中委会。大家纷纷散去，有的走到水池旁去吸烟，有的则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交谈。汪精卫此刻心绪极佳，他神采奕奕地频频向人们点头招呼。当他渐渐地落在后面，正欲迈步向礼堂台阶走去时，突然从塔松后面摄影的记者群众中闪出一个人来，他急忙跨了几步，冲到汪精卫面前，大喝了一声“打倒卖国贼！”待汪精卫刚刚转过身来，他便对准汪精卫的面部“啪啪”两枪！接着又朝踉跄的汪精卫的背部追射一枪。汪精卫应声倒地，血流满面。此刻站在汪精卫身边的张继，一看大事不好，迅速奔到这位刺客的背后。双手将他拦腰抱住，刺客这时又陆续发射了两枪。张学良闻声跑过来，朝刺客猛踢了一脚，刺客手腕一震，手枪被打落在地……卫士冲

过来，一阵乱枪，将刺客也打倒了。……

正在会议厅里悠闲踱步，等待好消息的中央监察委员陈璧君，听到院中枪声后，一看竟是汪精卫被刺，大吃一惊，三步并作两步地从楼上冲下来，扑到了汪精卫的面前。只见汪精卫仰卧地上，满面鲜血，一向以跋扈著称的陈璧君这时竟难过得涕泪纵横。汪精卫听着哭喊，慢慢地睁开眼睛，望望陈璧君和周围的同事，有气无力地说：“我身中数弹，想必死矣……”

陈璧君用衣袖抹去了眼泪，将身体伏了下去，哑声地问：“四哥，还有什么要嘱托的吗？”

汪精卫艰难地摇了摇头：“我无遗嘱。”

陈璧君刚想再问点什么，却回头见蒋介石立在了身边，连声呼唤：“兆铭兄！兆铭兄！……”

汪精卫抬了抬眼皮，用眼睛盯视着蒋介石。蒋连忙俯身下去，正欲呼唤，却听陈璧君没好气地喊了起来：“陈公博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请医生！再耽误下去，人更没救了！”

蒋介石闻声，只好站开来。他虽然听出来陈璧君这话是讲给他听的，但他却佯做不知地顺应说：“对对，还是送医院要紧。”

一会儿，中央医院救护车开来了，中委们簇拥着把汪精卫抬上了救护车。车开走了，可这场惊吓还象阴云一样笼罩着中央党部的大厅，中委们个个惊恐万状。素与蒋介石有隙的阎锡山，更是面色忧郁。他这是自蒋阎冯大战后第一次到

南京，一来就遇上这场奇变，不能不使他满腹狐疑……

且说阎锡山等正在惊魂未定、胡思乱想的时候，救护车又响着刺耳的喇叭声返回来了。陈璧君站在车头上，歇斯底里地怪叫着：“凶手！凶手！快把凶手一起送到医院，死了就问不出口供啦！”

卫士们又一拥而上，将几乎被中委们遗忘了的刺客抬上了救护车，然后风驰电掣地驶向了中央医院。

“哎——！这儿有几件东西掉了！”一个卫士手举着从刺客身上掉下来的一张卡片，边喊边追着远去的汽车。

中央宣传部新闻处的彭处长闻声走了过来：“什么东西？”

“凶手身上掉下来的。”

彭处长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这是一张记者证，编号为63号，是由新闻处签发的，他颤抖地捏着这张记者证，只觉得眼前一黑，一下子瘫坐在冰冷的台阶上……。

二、酷刑逼供

新闻处长彭革陈匆匆忙忙返回办公室，向登记科要来核发出入证的签名簿，只见63号的登记是：请发人晨光通讯社编辑主任贺坡光，具领人为记者孙凤鸣。领取日期十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再往下看签发人时，他的头又象被击了一闷棍似的——那签发人正是他自己。真象魔鬼缠身一样，越怕什么越摊上什么！

彭革陈木然地坐在藤椅上，他一遍遍地回想着有关发放入入证时的情景。本来这次六中全会非常重要，签发记者出入证上面控制得很严。晨光通讯社成立的时间并不长，他们只是去年十月才刚刚成立，社长胡云卿，编辑主任贺坡光。记得是个灰色调子的华侨通讯社，平时很少见他们来开会，可在会议开幕的前几天，贺坡光却几乎天天来找他，请发签证。今天早晨七时，都临近开幕了，他们又匆匆找来，并请了中央宣传部的两位同志来说情，自己才勉强给他们办发签证。可哪里料到，竟偏偏在他们身上捅出这天大的漏子来！

彭革陈一边回想着，一边查看着有关晨光社的所有档案。这时，中央党部的一名秘书走了进来，告诉他陈立夫、陈果夫和叶秘书长让他立刻前去。

彭革陈一面收拾着有关晨光社的档案资料，一边迅速地思虑：这陈立夫、陈果夫乃是兰衣社的魁首，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们传讯，其后果将会怎样呢？……

彭革陈硬着头皮来到小会议室时，二陈一叶正沉着脸闷坐在那里。彭革陈进来，他们好象都没发现似的，谁也没有管理他。彭革陈直直地呆立在门口，只见他们脸部拉得长长的，个个都象笼罩着一层秋霜。这种严肃的气氛，使得彭革陈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

“你就是新闻处彭处长吗？”陈立夫虽然头还没抬，可他终于开腔了。但他这种象审讯犯人一样的腔调，却让彭革陈有些怨怒，再说本来是常常见面的，干么今天竟装出一副不认识的样子？！……彭革陈虽然心中窝火，可对于陈立夫的讯问依然卑恭地回答：“是，是。”

陈立夫将头仰起来，身子往沙发上靠了靠，然后慢慢吞吞地说：“今天汪院长被刺，又出在会议期间，事关重大，不得不把你找来查询一下……。”

“是”彭革陈把卷宗打开，放在二陈面前的茶几上。

“我把有关材料全部带来了，请过目。”

叶楚伦一边翻弄着卷宗，一边随意地问道：“这晨光社是何时成立的？”

“晨光社成立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彭革陈屈身回答。

“何人主办？”

“华侨商人胡云卿，他是社长。”